

江西文学精品丛书
(第二辑)

1968 NIAN DE XUE

1968年的雪

毕祖光吁口长气。也许是浑身返热，也许是思想上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开窍，他竟大汗淋漓……

宋清海◎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江西文学精品丛书
(第二辑)

江西省文艺创作与繁荣工程资助出版

ISBN 978-7-5354-7461-2



9 787535 474612 >

定价：38.00元

江西文学精品丛书
(第二辑)

1968 NIAN DE XUE

1968年的雪

宋清海◎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1968 年的雪 / 宋清海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4.8
(江西文学精品丛书.第 2 辑)
ISBN 978-7-5354-7461-2

I. ①1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71985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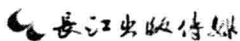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 池 威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立志文化
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出版: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-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 26.75

版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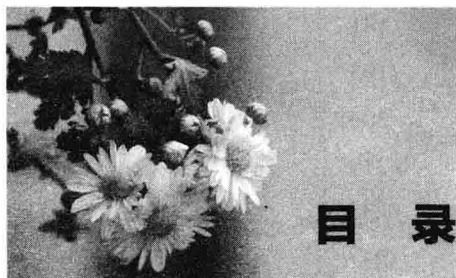
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334 千字

定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-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第一章	/1
第二章	/9
第三章	/19
第四章	/28
第五章	/37
第六章	/49
第七章	/57
第八章	/65
第九章	/80
第十章	/88
第十一章	/98
第十二章	/112
第十三章	/122
第十四章	/139
第十五章	/147
第十六章	/156
第十七章	/169



第十八章	/181
第十九章	/193
第二十章	/204
第二十一章	/219
第二十二章	/238
第二十三章	/247
第二十四章	/257
第二十五章	/272
第二十六章	/282
第二十七章	/293
第二十八章	/307
第二十九章	/323
第三十章	/330
第三十一章	/339
第三十二章	/352
第三十三章	/364
第三十四章	/383
第三十五章	/398
第三十六章	/410
后 记	/422

第一章

起床号音舒缓地揉开大兴安岭清晨干冷干冷、雪白雪白的宁静。

一班新兵毕祖光总是随着第三遍号音钻出帐篷，大口地呼吸林海的清新空气，吐出呼吸了一夜的、被严寒紧锁在帐篷里的浊气。人们大都会习惯集体生活空间里的气味，久而不辨其味。毕祖光是嗅觉超常灵敏的人，他甚至能在帐篷的混合气体中分辨出不同人的气味。苏二娃头油重，那气味总有粘粘的感觉。于祥龙腋下汗腺发达，那汗味总有沤了三天的味道。熊四能和温启春都是汗脚，温启春脚臭是躲躲闪闪的，熊四能的脚臭却是大大咧咧的，且有股坏了七天的臭鸡蛋的怪味。班长陶金生的口气中总断不了酸浆水的气味。等等等等。这些不同的气味好像各有各的色彩和形体，就像是各人不同的灵魂，在空气中游荡，尽管有交融混合，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特色。一想到他把别人的灵魂吸进肺里，他就有强烈的呕吐感。但他绝对不能吐，那是阶级感情问题。在新兵训练的半年里，他就是用“阶级感情”这个铁的原则强迫自己适应战友们的不同气味。分配到六连之后，他又要适应新的不同的气味。谁也不知道这个年青英俊的新战士在忍受这样的精神痛苦。他能够忍受，他有动力忍受，作为一个新兵，他被指导员范清德指定为一班的学习小组长，这在六连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事。昨天晚点名时，指导员做了关于开展“斗私批修”学习运动的动员。他立即就找到了克服自己这恼人的毛病的思想武器——这是私字作怪呀！

毕祖光感受着清新空气的滋润，鼻腔却立即被寒气砭扎得麻木起来，只觉有条冰冷的管子伸进肺里，人如冰花一般精神起来。冰雪覆盖的操场被严寒凝成的霜铺上一层惨白，绕操场而排列的帐篷就如一座座雪丘。



四周落叶松林中青白色的寒气坚硬不流。他听到班长的声音：“动作快点，准备出操！”

毕祖光很享受这三十分钟出操，吐尽了体内的废气，纳入清新空气。再回到帐篷里，气味已经不同。炉子烧起来了，烟囱“空空”地抽着风，浊气被抽到外边去了。炉子是大油桶改成的。松木样子在炉中呼呼欢叫，松油淌进火里，先冒出浓黑的烟，突然就喷出烈火，嘎嘎爆响。醒脑的松香气就弥漫开来。毕祖光就爱闻松香气。他还爱看样子烧透时的裂块，看上去那爆裂并无规律，却总是裂成鳄鱼皮似的甲块，更显炭火的狂烈。

饭打回来了。熊四能总要在拿碗时说句：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不管别人笑不笑，反正他要笑。碗冻在碗架上。熊四能皱皱眉，碗架不用天天洗，可是温启春为表现他内务劳动积极，天天晚上洗一遍碗架，这是水没有擦干净。他显然想“刺”一下他这个只会干面子活的老乡，竟操起步骑枪撬碗。木工手艺很好的于祥龙早舀起一勺热水，往碗上一淋，冰遇热水膨胀发出咯咯的响声。

“我早想到用热水淋了，”瘦小却有一双贼亮的大眼睛的温启春说，“我是有意让碗冻住，夜里要起了大风，帐篷一摇晃，碗不摔下来？”

熊四能气笑了，一晃高大的身躯：“好，你小温做事是咋干咋有理，你是‘温准星’呀——枪打得再臭也不能怪准星，横竖准星是不会偏的！”

“你们俩能有一天不拌嘴吗？”陶金生不满地说。那二人就不吭声了。

饭是高粱米加了少量大米做的，呈淡紫红色，有甜香气。老兵把它叫“二米饭”。菜是脱水干菜，加了几片腊肉，又黑又烂的一盆。毕祖光不明白老兵们为什么把这种菜叫“黑寡妇”。熊四能吃相最难看，咂咂有声，不知有多香甜。于祥龙的手真灵巧，他能边吃边把高粱米和大米分开，大米留在最后吃，很享受的样子。

炉子上的水桶沙沙响了。大家舀了热水洗碗。毕祖光发现老兵杜人杰从不用热水洗碗，只去帐篷后边的雪地里舀碗雪，一蹭就干净。洗碗水和洗脸水都不能乱倒，滴水成冰的。一班和二班有共同的倒水的地方，

已冻成一座小冰山了。毕祖光觉得往冰上倒水挺有趣的，水激起蒸气和爆裂声，向下淌出尺许远就不流了，先成稀饭似的糊状，眨眼间就冻住，却仍保持下泻的态势。

“老一呀！”二班班长李德柱向陶金生打招呼，他那一脸大胡茬像松针似的有坚硬感。陶金生显然不想理这个李胡子，倒了碗里的水就走。“老一！”李胡子又叫道，“老一，这次‘斗私批修’学习，你得介绍点经验，别让二班老是落后呀！”陶金生只好站住了，说：“李胡子，学习今天才开始，我哪来的经验？我倒要向你取点经呢！”李胡子往前凑凑，很知心似的说：“老一，夜里没做梦？”

陶金生的碗当啷一声掉在冰上，崩掉一块瓷。他的脸顿时红了，鸡冠子一般，口中喷出的热气竟如烟卤一样。但他笑了，笑得像个大西红柿挤裂了，一甩手，说：

“这鬼地方，一眨眼碗就冻在手上了。”

李胡子马叫似的笑起来，说：“手冻了没关系，梦没冻住就行。”

陶金生朝李胡子的背影狠瞪一眼。拣碗时碗冻在冰上，一用力，当的一声，碗底把留在冰上，搪瓷茬犹在“咯噔咯噔”地崩裂。他举起碗，看样子想摔掉，却又慢慢放下。

毕祖光已经感受到兄弟班对一班这个全师标兵班不服气。但他想不透为什么一个“梦”字就能如此残酷地刺激陶班长的神经。他在新兵连时就听说了陶金生在梦里背诵“老三篇”的事迹，他佩服得不得了！

帐篷里，熊四能和温启春又吵上了。熊四能向桶里加冰，温启春说不能加。熊四能说为什么你加冰就行，什么事都是你干才最好！温启春见班长回帐篷了，嘎嘣溜脆地说：

“桶里的水洗过碗，要倒掉再加上新的冰烧开水，同志们上工前好喝。不讲卫生行吗？”

一米八的大个子熊四能论嘴皮子三个不抵一个瘦小的温启春，只能轻蔑地把一支步骑枪的标尺“咔哒”扳一下，标尺和准星组成了枪的瞄准器，这等于叫他一声“温准星”了。



“熊四能同志，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，你乱动标尺枪还有个准吗？”温启春说时踢了一下轻机枪的四个弹盘，他把那比作“熊”的四个掌，等于他也叫了他一声“熊四蹄”。

“我总没动准星吧！”熊四能忍不住又回一句。他是轻机枪射手。

“一会儿学习时你们俩要检讨！”陶金生被李胡子狠挖苦一通，正没法出气呢！他把碗放到碗架上，怎么看怎么别扭，碗若没了底把，就不像个碗了。大家也觉得那个碗看上去很别扭。

还是温启春脑子活，对于祥龙说：

“于木匠，你不是会焊接活儿吗？班长的碗底把掉了，你给焊上呗！”

于祥龙说这个容易。

陶金生心绪才有所好转。

操场上，司号员于乐水拧开有保温毡套的军用水壶盖，把开水浇到号嘴上。这动作总让六连的战士们一笑，于乐水作为司号员分来六连的那一天，吹号时唇和舌头被号嘴冻住，他没有经验，用力一拔号，皮肉沾在号嘴上，之后他想起这个办法。也许是严寒的关系，也许是原始森林吸音，本应遏云裂石的军号声显得沉闷，如绕着营区转，冲不出去。战士们向各自的帐篷跑去，大头鞋踏着冰雪的响声纷杂一片。班长们都愿在此时显显威风，大声喝道：“快！干啥吊儿郎当的！”

于乐水喊道：“各班开始‘雷打不动’！内容是‘斗私批修’！”

“雷打不动”就是“天天读”——天天读毛主席的书，一天一小时。

一班战士们围着炉子，一人一个小凳子。

陶金生说：

“同志们，关于‘斗私批修’的伟大意义，昨天晚上指导员在学习动员时已经讲过。我希望一班的同志通过这次政治学习，彻底斗掉私心杂念，实现思想革命化。现在开始斗私，希望大家踊跃发言。”

“报告！”

“报告!”

……

陶金生的感觉中是一片“报告”声，然而却无人开口——那是一班过去的学习场面。他等一等，还是无人发言。讨论无人发言，这叫政治空气不浓，一班可从来没出现这样的情况。他用力笑笑，笑意在脸皮下鼓荡着，帆似的胀满了，看看大家，启发道：

“同志们，‘斗私批修’运动是个新课题，但问题是个老问题，有句老话叫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——这不是个老问题吗？私，就是个人主义，就是私心杂念，谁敢说他没有私心？多和少的区别吧。大家谈谈，谁打头炮？”

还是无人开口。

于祥龙在把玩钥匙坠儿上的一串小玩艺儿。打靶子时他挖出子弹头，焊上个小环，手枪弹壳取下火帽，也焊上个小环，再找个弹头安上，特别是那两粒轻机枪弹头，长长的，质感极强，他自己美得不得了。

戴英宗舌抵上唇，一根根的拔胡子，胡根很深，带出白色的肉茬，他不嫌疼，好像拔去胡子他就是六连最年轻漂亮的战士。每拔下一根胡子，他都有莫大的成就感，看看，弹到炉壳上，冒起一缕青烟，有烧猪毛的气味。

熊四能脱了鞋。他喜欢烤干毡袜，穿上时有一阵舒服感就行。毡袜有热气飘出来，臭烘烘的，他自己倒很喜欢这气味，不时摸一把，闻闻手指。别人却在皱眉。

吕双福又在瞅包袱架上的小包袱。每个战士有一块白布包袱皮，包着自己的衣物。吕双福平常最大的乐趣是整理小包袱，解开，包上，再解开，再包上，几套新军装都被他“看破”了！只要人在帐篷里，他总是要时不时瞅瞅小包袱。

“注意学习纪律！”

陶金生终于忍不住了。大家都坐端正了。他又等了一会儿，用鼓励的目光看看温启春，小温平时学习最积极，三天一份学习心得，一星期一份思想汇报。但小温故意不接班长的目光，他坐在炉口边，随手用火



钩掏灰。炉灰一空，炉子轰轰地抽着气，样子呼呼吐着烈焰，炉筒受热，“沙沙”膨胀着，底部已由烧蓝变成暗红，水桶嗡嗡响起来。尽管大家背上仍是凉的，脸却烤得受不了，由于空气的凝重，却又不敢动。小温又去捧回一块冰，放进桶里，冷热相激，冰块咯咯爆裂起来，白花花一团，水声立即小了。

陶金生原以为小温会发言的。好哇小温，你写那么多思想汇报只是为了靠拢组织？斗私你就不带头了！他又殷切地看看李土改。李土改没念过书，可是学习发言最积极，他记着这句话：发不发言是态度问题，讲得好赖是水平问题。可是李土改正以不满的目光盯着别人，似在说：你们哪个没有私，为啥不斗？

“邪了！”陶金生在心里恨恨地说。你们跟上我干吃亏了吗？一班在全师巡回集体背诵“老三篇”之后，全班集体记三等功一次，全部评上“五好战士”，你们在别的班能进步得这么快？想和我扎刺儿？一眼看见杜人杰以悠闲的神色欣赏玻璃上的霜花，怒从心起，这小子就巴望一班垮台……

“班长，我去整理一下工具吧？快上工了。”于祥龙说。他是班里的材料员。陶金生一肚子怒火被这个没眼色的人开了喷火口：

“你就知整理工具！政治学习不发言，什么态度！‘斗私批修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，你对最高指示是什么感情！三等功记上了，‘五好’评上了，再不想进步了是吧？”

于祥龙可怜巴巴地望着班长，绵羊般和善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，他绝不会顶撞班长，他有个绰号叫“老绵羊”。大家都觉得尴尬，班长这是“打驴惊骡子”。

陶金生感觉到一道阴冷的目光向他袭来，不由得打个冷战，不用看也知道是杜人杰的目光——他最恨、又最胆怯的目光，那种洞察、阴森、嘲弄、冷傲，看你一眼就如大兴安岭零下四十八度的气温将你的灵魂冻住……

帐篷帘突然发出冰板的磨擦声，白色的寒气怪头怪脑地涌进来，低

低地贴着地皮游动。指导员范清德进来了。

全体起立。班长报告：

“报告指导员同志，一班正在学习。”

“坐下，坐下。”范清德笑容可掬。他没有胡子，不是刮光了胡子，而是没长胡子，笑的时候下巴尤其显得光溜溜的。“大家对这次学习有什么想法呀？”这种笼统的问话战士没法回答，只有憨憨地望着首长。其实首长也不要你回答，只是为了引出下边的话：

“一班的同志可能会有个感觉，过去咱们连队开展任何学习运动，都是一班先学一步，我再推广一班的经验，这次为什么没这样做？”他稍一停顿，“我想呀，一班不是过去的一班了，是全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班，在全军都有影响，我这个指导员怕指挥不动你们了……”

战士们稍一怔，爆发出大笑。

“开个玩笑，”范清德笑道，“我是想，不能让兄弟班认为一班这个标兵是领导‘开小灶催肥’的，因此，这次学习运动哪个班抓得好我推广哪个班的经验。一班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看，不怕你不服，让你看看真家伙！”

他就此打住。会做工作的领导话不在多，句句敲到战士们心上就行。指导员是向一班交底，兄弟班有不服气情绪呢！范清德让这种情绪在战士们心中激荡开之后，又说：

“我相信一班能在‘斗私批修’学习运动中拿出新的经验，一班战士个个是手榴弹，真家伙，不是甩出去没动静的教练弹！”

这话的分量、感情、火候都恰到好处，小伙子们的劲头被煽动得如火烹油，开心的大笑填满了帐篷。桶里的水也烧开了，咕嘟咕嘟蒸气腾腾。

“不过……”范清德在这个火候上话锋一转，十分郑重地看看每个战士，引起他们对“不过”之后的文章的重视，“不过，你们不能大意哟，‘斗私批修’学习运动是全师同步进行，我们铁道兵编制大，一个连就有十八个班，全师有多少个班哟！一片林子里的树，哪棵不想往上蹿？说



不定明天，或者就在这个时候，别人在全军有影响的经验已经出来了！同志们，要有紧迫感呀！全班要团结，老同志更要做团结的表率。”范清德有意无意看看杜人杰，“同志们，我可等着你们拿出新经验来！有信心吗？”

“有——”这声喊把帐篷顶都震得忽闪起来。

陶金生很惭愧，瞧指导员那话说的，就能让人血热心跳。他早就在学指导员的做派了，可还“欠火”呀！他对自己的发火很觉难堪，本应顺着指导员的意思表个态，但说不出来。上工时间快到了，结束了学习，让大家换上工作服准备上班。

温启春眼里就是有活，立即给每个茶缸里倒上开水，这种事原本是新兵干的，但他就是要干，坚持到底。熊四能把开水又倒回桶里，再舀出来，就不喝小温倒的水。

第二章

森林里响起伐木声。

先遣部队的任务是沿呼玛河畔，在原始森林中砍伐路引，修一条简易公路，简称便道。明春大部队好进来。

熊四能和杜人杰拉一条大龙锯。二人跪在雪地里，一来一往地拉着，高大的落叶松随着大龙锯的“霍霍”声颤抖着树冠，显得悲哀而无奈。

“杜老兵，你说这私应该怎么斗？”熊四能问，小心地望望别人。

“你有私就斗呗！”杜人杰说。

“我有啥私？”熊四能说。

“我咋知道？”杜人杰觉得好笑。

二人越拉越往雪里陷。大兴安岭的雪是滑的，严寒把积雪冻成小颗粒，绝不像南方的雪能滚成球。人一用力就在雪上溜来滑去，很不得劲。熊四能踢开没膝深的积雪，脚踩到实底，这样好使劲。杜人杰右脚蹬一棵小桦树，一用力小桦树就抖一下。淡黄的锯末松松地积成一堆，一层一层地撒，清新醒脑的松香气在干冷干冷的空气中愈加浓烈。

“杜老兵，”熊四能说，“硬叫斗私我就斗‘怕苦怕累’，不安心服役。”

“这是你心里话？”

“骗我的祖宗哟！我熊四能愿当一辈子兵，就冲部队一天三顿饱饭，我也是天天过年！可是上级要咱斗私，咱就得把自个儿往坏里说，说得越差劲越说明学习最高指示有进步呀！”

杜人杰觉得他的模样怪怪的，纺锤形护鼻毡绒严严实实护住鼻头和鼻梁，一张脸上不见了鼻子，眼睛和嘴的距离就拉得那样远，原本的长



脸就更是马脸了，帽沿、眉毛、睫毛、胡子上结满了霜，被呼出的热气融化，立即结成密集的冰柱，很像古时女人的银质头饰。他了解这个兵，只要一天“三个饱一个倒”，他什么思想问题也没有。但在政治学习中，他无数次检讨自己“怕苦怕累”。

“小熊，我看你干得不错。”杜人杰说。

熊四能摇摇头，帽沿上的霜花抖落下来，思想随着“霍霍”的锯声在思索。锯末渐渐盖住左膝。

“杜老兵，”他说，“给我出个点子，帮我进步进步。我真想进步，就是不知怎么干，救红卫兵？红卫兵不来这里。救落水儿童？这里没有老百姓。每次投弹训练，我都巴望有人发慌，手榴弹甩到脚下，我好冲上去救他，可是咱们班没有一个慌的，邪门儿！”

杜人杰笑笑，且有几分羞赧感，也许他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吧。其实小熊所谓的进步就是依附于一种强大的力量，获得心理上的安稳牢靠感，具体说就是能入党、能超期服役，把二米饭吃下去。

“小熊，”他说，“到底怎么样能进步快，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；能说清的你也能看见。”他从下往上缓缓地看着这棵落叶松。

“我就是向你杜老兵学窍门儿呢！”熊四能说，望望别人，怕人听去“窍门儿”似的。“杜老兵，你肯定有窍门儿，不然连长会这么器重你，要提你当排长？”他猛觉有股抖动的力量通过大锯传导过来，见杜老兵一脸黑紫，自知失口——听说为杜老兵提排长的事，连长和指导员意见不统一，杜老兵就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挂在那里。又听说指导员要把杜老兵提为副排长，杜老兵不干，排长才是正式的军官，副排长还是战士，手下管不到一个具体的人，有道是：副排长不如班长放屁响。为了挽回自己的失口，他又愚蠢地加上一句：“杜老兵，你要当了排长，我坚决要求到你手下当兵……”

他的手猛地被拉过去，大锯“霍”地一声拽到对方那边去了，杜老兵使了多大的力气！他偷眼瞧瞧对方，一声不敢吭了。杜老兵是全连唯一不戴护鼻毡绒的人，他还从不放下皮帽耳，耳轮上一层冻干的黑皮，

鼻子上爆起苇子瓢似的干皮。呼出的热气在脸上散开，胡子和毫毛是霜的附着物，霜被热气喷化就结成冰针，每根冰针里都有一根毫毛，显得很粗。“这是个坚强的人”，熊四能畏怯地想。这棵合抱粗的落叶松已锯到过半，他以树遮着自己，不敢看杜老兵。

“注意！”杜人杰说。大锯已接近茬口了。自从伐路引修便道以来，他不知锯倒多少棵树，每当一棵大树即将倒下，总要停下锯子看一看，似乎要在最后时刻为这棵树延长生的时间，让它和世界和朋友告别，目光的滞缓有力几乎能刮下树皮来，然后就狠拉几锯，似乎要快些结束树的痛苦——

“树——歇——啦——”

杜人杰疯狂地大叫起来，口中的热气分三段喷发。别人说“放树啦”、“倒树啦”，他却说“树歇啦”，不由人想到站立数百年的树应该躺下歇歇了。树身猛地震动一下，“咔嚓——”生命最后的连接断了，树冠缓缓倾斜，一丝一丝地，像临终的人慢慢合上眼睛，倾斜度渐大，下扑速度骤然加快，轰然扑地，粗大的枝子扑断了，一片断裂声，细枝尖啸着抽起雪尘，被压倒的小树拉成射日之弓，粗大的树干翘起一下，沉重地砸进雪中，压弯的小树渐达韧度的极限，稀稀拉拉响着“嘎嘎”的崩裂之声，如同树魂渐渐离去，清新浓郁的松香气在树根上旋绕，旋出了树的年轮，波纹般荡向无限的岁月，这棵树生长了一个半世纪！高寒之地的树生长多么缓慢。杜人杰盯着那年轮的起点，起点那个小圆为什么是深棕色的？像只忧郁的眼睛，望着天空。

杜人杰心绪变得很糟。伐木场一片狼藉，像战场横七竖八的尸体！站立的树惊恐、悲哀地看着躺倒的朋友们，等待劫难的降临。他觉得自己就是一棵树，无论风雨雷电、冰雪严寒，都无法躲避，彻底被动……

“杜老兵，看这棵树。”戴英宗喊。

杜人杰见是一棵高大的樟子松，树干笔直，墨绿的针叶呈伞状展开，簇簇团团，欲飘欲飞，一条粗大的侧枝斜探下来，巨蟒倒挂一般，树皮是虎皮黄色，越往上越鲜艳凝重，雍容华贵。大兴安岭北麓只有马尾松